

距今已有64年

一张领息凭证见证时代变迁

淄博12月25日讯 12月24日，淄博市淄川区的张先生告诉记者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，自己得到了一张陈旧的领息凭证，按照上面的日期推算，这张凭证已经距今64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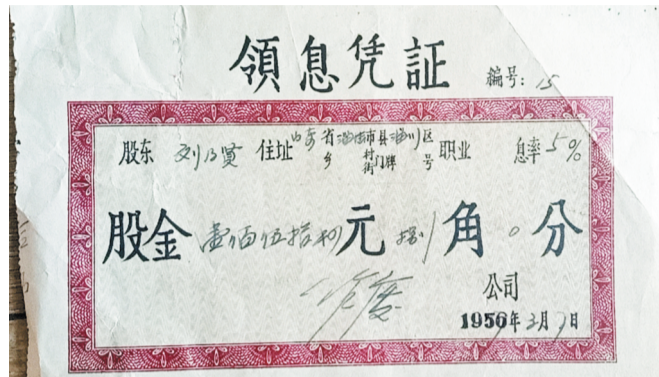
这张编号为15的领息凭证纸质已经泛黄，但字迹仍然十分清晰，正反两面都有文字。在正面印有“股东、住址、股金”等字样，可以看出股东姓名为刘乃贤，住址为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，股金的金额为

一百五十元八角，日期为1957年3月7日。本来印刷的是1956年，被人手写改成了1957。同时，上面还有手写的“作废”二字。凭证的背面附注标明，此证只作领息用，不得作其他使用。

记者查阅资料得知，1956年初，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。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“定息制度”，统一规定年息五厘。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

调配使用，资本家除定息外，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，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1966年9月，定息年限期满，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。“那个时候是公私合营的年代，这张领息凭证可以作为一个史料来保存。”张先生表示，这一类票证见证了一个时代，对收藏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波



64年前的领息凭证

近百年前游记中的一桩临淄旧事

“没想到，日本人米内山庸夫的这本书上有关于我曾祖父的一段记载。”12月25日，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关村的吴立波告诉记者，自己托人从日本购买了一本游记——《中国风土记》，上面的记录让他喜出望外，他不但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，还找到一段关于自己曾祖父的记载。

发现记载曾祖父的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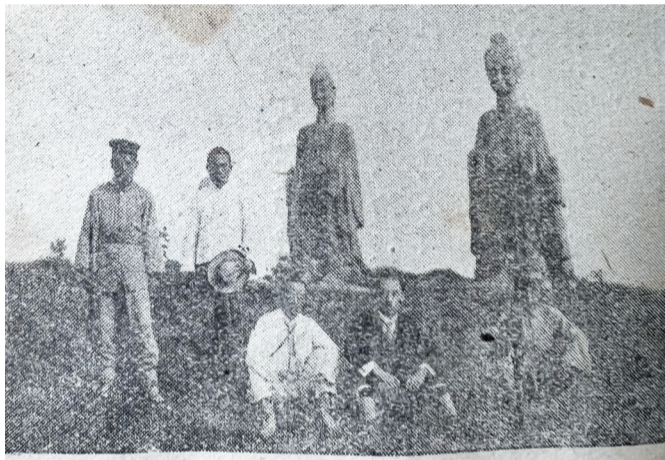
吴立波告诉记者，他曾经委托一名朋友，只要在日本看到有关临淄的图书，就帮忙购买。12月4日，这名朋友发来微信告诉吴立波，他在日本看到米内山庸夫写的这本游记，上面有不少关于临淄的内容。

“朋友告诉我，在日本青森县图书馆，还有不少关于临淄的资料和照片。”于是，吴立波立即委托对方将这本书买了回来。当读到“古广化寺的石佛”这一章时，其中记载的内容让他喜出望外。虽然不懂日文，但根据其中的一些汉字，吴立波大约能判断出其中一些内容。书中记载，在9月22日这天，临淄当时的县长派出两名巡警带着米内山庸夫来到西门外的广化寺。随后，米内山庸夫记载了此处小学校长的桌子上有一些古瓦当残片。与文字相对应的是，书中还有一张瓦当的照片。这行文字和这张照片，唤醒了吴立波幼时的记忆。

“我们村有两座寺庙，一座是广化寺，一座是兴国寺，两座寺庙距离三四百米。”吴立波说，小时候自己听村里的老人们说，广化寺的东厢房曾经改成了学校，西厢房当时是金石保存所。那时，吴立波曾祖父在西关村小学教书，而当时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师。吴立波认为，这本书中记载的“小学校的校长”，就是自己的曾祖父吴其蓉。

这一点也在《吴氏族谱》的记载中得到了印证，吴立波的曾祖父吴其蓉，字秋英，省立第四师范讲习科毕业，曾任小学教员。

资料显示，米内山庸夫是日本大正、昭和时期活跃于中国的日本外交家，在日本国内



游记中的这张照片，左二为吴立波曾祖父吴其蓉，其中的两尊石佛已成博物馆镇馆之宝。

作为中国通和陶瓷研究家而被熟知。1908年，米内山庸夫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派遣学生来到中国，之后在中国生活了30年。米内山庸夫在中国各地担任领事期间，观察了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、中国政治，并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版了《中国风土记》等9本关于中国的著作。

照片上的石佛已成博物馆镇馆之宝

根据游记“古广化寺的石佛”这一章中的记录，在广化寺附近，米内山庸夫看到一座石佛，高一丈六尺，宽约六尺，厚度约三尺。这段文字对应的应该是名为“临淄的石佛”这张照片。据吴立波介绍，书中记载的这尊石佛就是现在位于西关村中的北魏兴国寺石佛，为北魏后赵皇帝石虎所建，大石佛名“无量寿佛”，为立体圆雕造像。佛像身高5.6米，宽1.8米，厚1米，是华东地区现存最大的单体石佛造像，旧称丈八佛。佛像头饰螺髻，面庞丰满，身披通肩袈裟，袒胸赤足，面南直立于覆莲座上，手施无畏、与愿印。石佛风雨盘剥，历尽沧桑，致口部与左手有残。

在“古广化寺的石佛”这一章中，还有一张名为“龙池的石佛(一)”的照片。照片背景有两座北魏时期的石造像，根据资料记载，这两座石佛差点流落海外。

这两尊北魏时期的石造像与另两尊北齐石菩萨造像，原来安放在临淄龙泉寺内。据《临淄县志》记载：“龙泉寺在龙池村西北淄水南岸上，尚有石佛四，各高丈八尺。”

“六朝石佛，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，佛高丈余，有荷兰人见之，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，真六朝物也，欲购之，不可，乃止。”《临淄县志》记载了石佛第一次被觊觎的经过。

其后，1928年日军入侵山东之时，日本商人曾两次预谋将佛像盗回日本，据1928年7月24日上海的《申报》报道说：“……临淄县龙池地方，有石佛两个(应是四个)，成化碑一座，碎碑一方，在数年前曾有中国败类，拟将佛碑等以三万元之代价售予日本人，为地方人士闻知，出而干涉，故未成交。此次日本占据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以迄青岛，龙池适在日本人所谓之二十里以内，某日人垂涎龙池之古佛碑等已久，乃于本月十五日，率人将佛碑一并劫取，运至淄河店车站，预备运往日本……”当时正逢济南“五三惨案”之后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，日本侵略者迫于形势，未敢将这批文物盗走，只将两尊小石像的头盗走。1930年，这批文物由原青岛市铁路局局长、青岛四方机厂原厂长栾宝德派专车将其运至青岛，安放于当时的四方公园内，以后由于四方机厂厂址不断扩大，就把这批文物圈进厂里了。

有资料显示，栾宝德回忆，这批珍贵文物是在1928年日本人人侵山东、济南“五三惨案”发生之后发现的，当时，这批用草绳缠裹的石佛和石碑因无人管理，一直躺在淄河店车站任由风吹雨蚀。1930年，栾宝德亲自调拨专列将这批石造像和石碑从淄河店车站运至青岛。1951年11月26日，青岛市博物馆元老张铮夫先生曾到四方机厂对北魏石造像进行鉴定，并亲至临淄实地考察，访问了龙池村时年63岁的老人李复龙，老人对龙泉寺故址及日本人搬运佛像经过讲述也颇详。据李复龙老人当年回忆，石造像是日本人到外地雇人搬运的，据说是“用杠抬的”。

现在这两尊北魏时期的石佛成为青岛市博物馆镇馆之宝，同殿并立，为世所仅存。

意外发现曾祖父照片

根据以上的记录看来，米内山庸夫书中这几张照片均拍摄于1927年之前，大约是在1925年至1927年。根据吴立波提供的《吴氏族谱》显示，吴其蓉育有一子，名叫吴训，也就是吴立波的祖父。吴训，1908年出生。吴立波告诉记者，那时的人结婚早，那一年自己曾祖父吴其蓉大约十六七岁。这样算来，吴其蓉遇见米内山庸夫的时候，大约36至39岁。

“龙池的石佛(一)”照片中有五个人，有两人身着警察制服，应该就是当时县长派出的两名巡警。照片右边坐在地上两个人，根据穿着来判断，应该是米内山庸夫和同伴。有一名站立者衣着整洁，手持一顶礼帽。吴立波说，手持礼帽的这个人就是自己曾祖父吴其蓉。“我们村的长辈吴宝宗回忆说，当时吴其蓉教过他们课，他们练字的字帖，是吴其蓉闲时从碑上拓下来的。”吴立波告诉记者，曾祖父吴其蓉精通书法和拓制碑帖，目前自己也从事文物修复和拓制这一行，时隔百年，自己竟和曾祖父做着同样的工作，感到既意外又惊喜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波

老陈醋成收藏领域“新贵” 40年前一瓶陈醋而今卖到200元

淄博12月25日讯 最近，老陈醋成了收藏领域的“新贵”。上世纪80年代在淄博生产的一瓶陈醋，出厂价不到1元钱，目前收藏市场的价格到了200多元。

12月25日，记者在淄川区房先生那里看到了这瓶老陈醋。红色塑料纸封口，绿色玻璃瓶上的瓶标大部分已经损毁，依稀可见“高粱陈醋”四个字。

房先生介绍，醋是一般百姓家储备的基本调味品，一些纯粮酿造的醋越放越陈，越陈越香，过夏不腐，过冬不冻。按照2014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山西老陈醋产品质量新标准，山西的老陈醋不再标注保质期，而且只有酸度为6度才能被称为正宗的老陈醋。

房先生说，现在有很多用醋精或者工业冰醋酸直接勾兑的食用醋。通常是用工业用的冰醋酸加一定量的水，配以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制作而成，这种醋就没有收藏价值。

“所以，现在真正的老陈醋，逐渐被市场认同，有了很大的收藏价值。”房先生说，以前酿醋用的是培育菌，手工发酵，老陈醋从开始蒸料到酿造完成共需24天，然后再对醋进行储存，储存的时间越长，醋香越浓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苏一宏 李波



40年前的一瓶陈醋